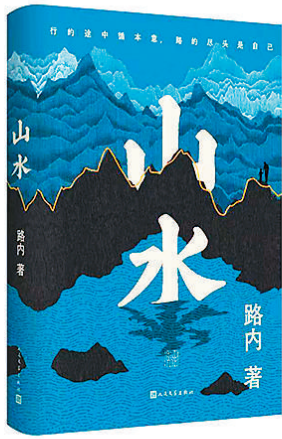


◎创作谈

以车为媒见证时代之变

路 内



想写《山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部长篇小说是在10年前，有一位做电影的朋友和我闲聊，谈到20世纪50年代志愿军汽车兵的故事。国内这方面出版的书有一些，多是早年的了，其中有汽车兵回忆录。我对朋友谈到两件事，一是抗美援朝期间有一部分汽车司机是民间志愿者，二是志愿军并不仅仅使用苏联卡车，其中亦有美制卡车，例如道奇。他很好奇我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在他以往的印象中，我不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作者。我告诉他，我祖父就是这样一个司机，原先开长途客车的，志愿入朝期限6个月，回国后仍然开长途客车。他在朝期间开的就是道奇卡车，并且喜欢这辆车，要说与他一同出生入死也不为过。

朋友问我能否写这段故事，我说大概写不成。祖父过世几十年了，很多事情他当年并不讲，细节部分缺损太多。以虚构方式来看，

固然可以，但恐怕把握不好，变成某种猎奇故事。我自幼也听祖父和父亲讲过抗美援朝的事，深知在武器装备不如对手的前提下，仗打得艰苦。其后几年，我看了一些新拍摄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觉得导演的想法和我大体也一样，而他们在视觉上的细节把握能力显然强于小说写作者，尽管小说写作有时能用一种超视觉的方式描写事物细部。电影拍摄是大投资，很多人一起考证、研究，小说写作说到底作者一个人的事。当时我正在写小说《慈悲》，也就不再多想这个关于汽车的故事了，直到2023年底开始动笔。这期间我完成了4本书，我亦年满50，感觉自己可以坐下来看一看这个题材了，它当然不仅仅关乎战争，还有主人公一生的其他事情。

以真人为由头的小说，并不能妄称自己在写真人。小说中写到一大家子人，也未必就可称“家族小说”。近年来家族小说的概念被一些评论者诟病，称中国作家爱写大家族，这无非是质疑一种写作上的“好大喜功”。这问题在我看来也是复杂的——比如说，大家族是一种历史经验的体现，随着时代演变，当下社会更注重小家庭、个体经验，老作家在书写家族小说时较为得心应手，细节等各方面也准确，再往后的一代作家由于自身经验的匮乏，横向铺开（类似《红楼梦》）难以实现，多半会寻求纵向脉络（类似尤瑟纳尔的《世界迷宫三部曲》），甚或架空题材。这也是一种写作趋势。对于家族纵向脉络的书写，并不是中国作家的专利，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是作家们的共识。实际上，《山水》做了

一点“反家族”的尝试，主人公家庭的5个孩子都是领养来的，其祖辈是清末的逃荒农民，更无从追溯族系血脉。现代文明、传统文化中好的一面，都强调（某种或某几种）积极的秩序，这一类秩序越过了家族观念，在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亦处处能看到其影响。

小说中路承宗这个人物，当然不是我的祖父，他更像是我认识的某一类人的合体。究竟该怎样具体描述他（们），以他们为主体进行叙事，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人到一定年纪，会产生一种有意思的心理体验，觉得已经过世的那些人并不是长辈，倒更像自己的朋友，用小说里的话说叫“爷们兄弟”。想想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以我现在的视角看过去，也都是些小孩子、小青年，很多抉择并不那么老谋深算，或者是一时热血就去做了，或者是无可奈何就接受了。《山水》这部小说中不乏传奇式的情节，但朴素地看待人物的选择，平视或轻微俯瞰，似乎对写作更有帮助。

这部小说的写作中，我查找了大量资料。以往写小说，我不需要这么做，大体都是个人经验和口述回忆，但涉及抗战和新中国成立，有诸多细节和元素需要考证。其中一则故事十分有趣，涉及中国的人力车夫。因我的曾祖父是一个骆驼祥子式的人力车夫，我的祖父开上了汽车，故我对人力拉车（也就是俗称“东洋车”）是什么时候在中国消失的很有兴趣。资料显示，人力车始于清同治年间，1946年当局颁令将人力车置换为脚踏三轮车（因此在《三毛流浪记》这部漫画

中出现的都是它）。脚踏三轮车是一种进步，令劳动更为高效，甚至女性也可以使用。自此之后，那种人力拉车落后的中国形象，就一去不返了。不过在这过程中也有一些波折，当局将拉车夫统一转岗为三轮车夫时，竟然也有一些车夫示威抗议，问其原因，答曰习惯了拉车。这算是一个小小的花絮，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愚与智，总是成对出现。

《山水》这部小说所涉及的年代包括抗战前、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改革开放时期，主线时间自1936年至1996年，恰好为一甲子。因其主人公是个职业司机，汽车于是成为这个故事的另一个主角。司机这门职业曾经是尖端技术工种，公路的里程和车的数量也曾是衡量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百年之前，犹在讨论中国该用木炭汽车还是汽油汽车——其时为抗战，有一路观点是中国石油产量很低，一旦开战则海上遭封锁，原油受制于人，汽车均成废物，故应大力发展木炭汽车。这都是一时一域的无奈之举。近百年后，新能源汽车普及，无人驾驶也不再是天方夜谭，令人惊呼时代之变。我的小说既是一种回望，也是对今后时代的展望。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常感叹，100多年来，国家从军阀割据、外寇入侵走到今天，如果把它当一盘棋来看，中国的开局之差不言而喻，然而却能够成为如今这样和平而富强的国家，实为上至民族下至个体都有着实现现代化的渴求，并为之长久努力的结果。

（作者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生命赞歌回荡瓦山中——读张伟锋诗集《空山寂》

师 师

密相关。《空山寂》是自然的、现代的，诗人的诗写过程自如地转化着诗歌的天然属性。

张伟锋是新一代佤族知识分子，他很好地呵护着与自然、与佤山的联系。在《砵碧湖》中，诗人写道，“晨起，在砵碧湖畔/喂马，劈柴，谋生——/我过着的生活/别人也在过。我得到的幸福/别人也该得到……劳顿之神，在一滴水开悟/它获得了永恒的超脱。”他从自己的生命境遇间捕捉到诗意的落点，在书写自然的过程中将情感驻留，并层层递进，最终展示出边地少数民族的个体生命体验及精神成长。

张伟锋的诗集，强调生态文化、族群文化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所具有的精神归属意义，这构成诗人的处世态度和胸襟。“我住在山水间。我的

瓦房/替我挡住了风和雨”（《无心集》）。诗人从大地上获得成长、思想、力量，佤山是他的信仰。他的诗中常有词语的重复，这种复现词的出现，能够让个性化的情感在诗意间得到强化。“请在佤山，把我叫醒。我热爱的地方/我要一生热爱……酒里，只有酒，只有热烈和赤诚”（《佤山三章》）。族群的古老、神圣、天然和壮阔，在诗人笔尖的物象中流动。他诗行间的自然万象，都依附着佤山而呼吸。他的肉身与灵魂，似乎可以调整着山川草木的自然配置。诗人的地域性表达，关注的是真实的命运体，通过事与物建立属于诗人的精神谱系，完成对世界的观察和思考。“奔流的江河啊，要去太平洋/途中的我，要去向临沧”（《江河》）；“借土养命/以茶安



神……一生，受困于一个地方/一生，就像一碗热气萦绕的茶汤”（《茶语九章》），张伟锋的文学想象、文化传统和现实感悟，揭示了他对族群源地和血脉根骨的忠贞。

《空山寂》可以视为张伟锋更为成熟的诗集，他正视命运中人与自然的欢愉或焦虑。少数民族诗人的诗学走向，必然会是现代文学经验与其族群文化的融合。恰巧，来自佤山的张伟锋正好做到了这一点。

采撷大美 评点古今——读楚建锋散文集《北京九美》

赵德润

“九”，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意义，天下九州，天子九鼎，明清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北京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余载建都史，人杰地灵，代有华章。《北京九美》从9个方面，用65节把北京的物态之美、历史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进行展现讴歌。书中“第一美”是北京中轴线的中正和谐之美。作者笔下的中轴线是古人融汇天地之气，把握万象规律，缔造出的鬼斧神工的杰作。接着，“第二美”京杭大运河的上善若水、璀璨夺目，赋予古都灵性 with 流动

之美。到了“第三美”，作者笔下的北京生命之河、母亲之河永定河，映照出燕京大地的沧桑岁月。留恋在“第四美”故宫，读者会在不经意间感知历史的纵深感。作者写道，“一座城的地标，孕育的是一邦民族气象，成长的是一域独特文明，象征的是一国之气节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的兴替演进。”历史的纵横捭阖，融入紫禁城的13个横断面中。

“了然云霞气，照见天地心。”作者在“天光云影”中把“宛如天开”的北京之“江南”——颐和园进行呈

现，这便是“第五美”。“第六美”长城、“第七美”天坛，同样有说不尽的故事。巍峨雄伟的长城，是中华民族刚强不屈的精神象征，而古代帝王祭天的天坛则蕴藏着古人仰天祭地的智慧。“第八美”——“双奥之美”聚焦当下，解读奥运建筑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科技含量，呈现北京现代的一面。“第九美”——“万象北京”，以北京文化论坛、北京国际电影节等为例，呈现当代北京文化繁荣的景象。

在《北京九美》中，作者不但把信手拈来的史学知识运用于大美北京的昨天和今天，更让这些绽放着灿烂光辉的文化地标昭示出伟大首都的辉煌愿景，在北京“四个中心”之一的“文化中心”建设中，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作者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光明日报社原副总编辑）

二〇二五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

跨越语言与地域的交流

本报记者 张鹏禹

9月15日—21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文明的回响：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在陕西和北京举行。来自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秘鲁、委内瑞拉、乌拉圭、多米尼加等拉美地区15个国家的40位青年诗人，与37位中国诗人共襄盛举。诗人们来到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感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游览长安十二时辰主题街区，领略盛唐文化风采；登上长城、游览北海公园，在山水之间朗诵自己的诗作……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增进了中外诗人的相互了解，也让大家的创作激情喷涌而出。

9月19日，2025国际青春诗会（中国—拉美国家专场）诗歌座谈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外诗人围绕自己的诗歌创作以及对中国之行的深刻印象进行分享交流。

中国作协主席、党组书记张宏森在主持活动时说，诗歌是我们各自文明中的艺术瑰宝，它是属于个人的、民族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是古老的，更是年轻的。青年诗人是推动诗歌发展的生力军，他们不断探索新的诗歌语言、新的表现形式和新的审美风尚，用诗歌记录我们的时代和生活。今天，拉美诗人和中国诗人跨越山海在此相聚，让我们共同的未来更加清晰、具体、可感，更加令人期待。

阿根廷诗人巴勃罗·卡查季安说，在飞驰的高铁上回忆几天的中国之行，“这个国家的人们令我相当着迷”。他提到道家文化对自己创作的影响，庄子、刘伶的故事启发他体会言说与沉默之间的张力，而这种张力对理解诗歌非常重要。玻利维亚诗人本杰明·查韦斯认为，诗歌“在存在之河的两岸之间，建立起沟通与连接”。拉美地区的著名诗人聂鲁达，为中拉文学与文化交流开辟了道路，在数十年前就搭建起与中国诗人对话的桥梁。巴西诗人雷南·奈尔伯格朗诵

了自己即兴创作的诗歌《雨中的西安》。诗中提到西安的清晨、无名的鸟、芙蓉大道等意象，并在结尾写道，“一切都是稳固的/宏伟的，/却又如此纤细/以至于可以被视作/一盏丝质小灯笼，/在明日的夜晚/平静地闪烁着光芒。”智利诗人维多利亚·拉米雷斯·曼西莉亚说，在秦岭之行中，竟生出与圣地亚哥雪峰一样的奇异的熟悉感。“那云如米饭蒸腾的热气，似氤氲待饮的茶汤，蓊郁绿意与低垂云霭间，滋养着村落与方言。这段打破我国有认知的旅程就此展开——抑或说是暂停。”

座谈会上，16位诗人代表先后发言。大家表示，通过诗歌看到了不同文明之间的相通之处，也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彼此的差异。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机会，持续深化中外诗人交流对话，为中拉友谊注入新活力。

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揭晓

本报电（记者武少民、李家鼎）9月20日，第二十一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在天津中新生态城举行，45部优秀作品分获8类文学奖项，27位编辑获编辑奖，30位读者获读者奖。

本届奖项评选延续了“读者投票+专家评审”的机制，涵盖短篇小说、中篇、长篇、微型小说及散文、科幻文学、影视剧改编、网络文学等多个门类。颁奖典礼以“见证文学的力量”为主题，期间举办了器乐、芭蕾舞表演等文艺活动。同期开幕的第五届百花文艺周还将

举办系列新书分享会、文学对话、科普交流等15场文化活动。

百花文学奖起源于1984年《小说月报》设立的“百花奖”，是国内最早采用读者票选机制的文学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从2015年第十六届增设散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奖。

本届评奖于今年3月启动，旨在鼓励题材新颖、风格多样、深刻反映时代变革、富有艺术感染力、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依据读者票选、评委会终评产生最终获奖作品。

《鹰眼》：挖掘隐蔽战线抗战故事

本报电（徐妍迪）近日，由作家出版社、福建省文联、福建省作协等主办的长篇小说《鹰眼》座谈会在京举行。由吴玉辉创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鹰眼》，以福建沿海抗日斗争为背景，以1944年日军运输船在东南沿海蝶岛海域沉没为开端，围绕中共地下组织粉碎日军摧毁观音山雷达站的行动展开叙事，展现隐蔽战线的生死较量。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表示，书写抗战故事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鹰

眼》以独特视角实现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在战争反思与人物塑造上颇具特色。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柳建伟认为，小说背景宏阔且主线清晰，突出了党的领导在抗战中的关键作用，建议融入更多真实地名以增强历史感。中国作协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梁鸿鹰则关注到小说的双线叙事与方言民俗的融入，认为其体现了中国美学传统。

作者吴玉辉表示，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于自己家乡的抗战历史，希望通过作品让更多人铭记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

《双刃剑》：彰显永不褪色的警魂

本报电（记者张鹏禹）近日，吕铮《双刃剑》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十月》杂志原主编陈东捷、腾讯视频总编辑张恒等与作家吕铮围绕新作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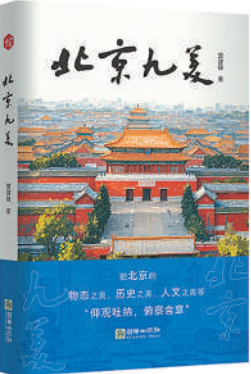
《双刃剑》是吕铮继《三义戟》之后的又一部刑侦题材小说力作，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讲述了关键证人乔慕华在雨夜潜逃后，“四大名捕”董刀、江铎、赵阔、苏晚雅因“监守失职”而遭遇巨大打击，探长董刀以“下沉”基层躬身入局的孤勇，最终让真相大白的故事。小说凸显了主人公被现实捶打却未褪色的警魂。

张恒表示，吕铮作品一大优势在于合理与真实。“涉案题材、悬疑题材，最重要的就是合理性、真

实性。吕铮有很多职业案例的积累，因此他笔下的故事极具真实感。同时，他写出了一个真实的警察生态。”

陈东捷认为，吕铮笔下的“英雄”并不悬浮，“小说中的人物是有职业理想的，但他们又是不完美的。这些人物的梦想，也有自己的欲望和利益。”

吕铮说：“在创作《双刃剑》时，我在黑板上写了三句话：所有的细节都要经得起推敲；对白、过桥、场景描写，一定要有信息量，要对故事情节进行推动；‘棋在棋外’，要离开警察的身份去看警察。”他认为，要让生活的阅历丰富作品的信息量，这样才能搭建起作品的“四梁八柱”。



2024年，“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不久前，作家楚建锋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北京九美》由朝华出版社出版，书中第一美，恰好写的就是无与伦比的北京中轴线。